





序



元之吳立夫輯宋祥興以後忠臣志士遺事作桑海
 餘錄求之海內藏書家僅存其序而書究不可見好
 古論世者每深惜之余嘗有感於勝國之際一時士
 君子以身殉國者在在有之而其事不必盡傳思廣
 搜博採裒集為一書又苦耳目之尠淺野乘之驕駁
 不足恃以傳信故歷久未就止據見聞最確者筆諸
 寄園雜錄而已丁丑夏四明盧公弼抵

輦下攜所撰述示余曰此某罷對公車以來做錢相國

士升遜國表忠記義例朝夕采輯審之又審蘄而存焉者先生其正之余詳加翻閱見其書上自天啓改元下迄崇禎甲申諸君子之死關禍死國難者或一人獨立一傳不厭其繁或數人共立一傳不嫌其畧記事核而論斷精肆力可謂勤矣惜乎所載尚多罣漏而一事異辭者之鮮所決擇也因出余寄園雜錄相與參考而增損之名之曰續表忠記誌不忘所自也嗟乎士君子成仁取義絕脰捐軀當時百折不回之槩豈皆爲立名計然精誠所結固有歷千百歲而

不可掩者忍聽其終於泯滅乎昔韓退之聞張籍述于嵩語而詳書張許二公及南霽雲事歐陽永叔旣傳王彥章於史及見畫像又補前所未及蓋甚慮一人之失傳一事之偶遺耳余與公弼幸生勝國諸君子後相去未遠今執筆以傳其生平敢承訛襲謬不加之審慎歟膠城陸翼王爭光集番禺屈翁山成仁錄實先得我心余此刻未敢信爲一無罣漏亦止竊附立夫桑海遺意而已

康熙戊寅冬日漸岸恒夫趙吉士撰於寄園之新又

續表忠言
堂

序

談常山之忠節。尚豎鬚眉。讀厓海之詩歌。且揮涕淚。
唯地下之精英不死。貫星斗以爭光。斯篋中之姓字。
常新。走風雷而未散。何況丹心碧血。照耀塵寰。白骨
青燐。蒼涼宇宙。父老之眼。觀鑿鑿。子孫之口。述津津。
有如續表忠記者哉。嗟鍾山之氣盡。歎燕市之塵污。
地坼天傾。攘臂猶爭門戶。日煎月削。袖手而棄山河。
始也寵宦寺之金貂。禍生張讓。既也碎封疆於銅馬。
慘甚黃巢。一時殉難忠臣。含冤義士。或則骸裹血衣。

或則屍橫馬革。或仰天路絕。痛酷吏之覆盆。或挽日
戈殘。冒兇徒之白刃。或死甘閉口。尚指腹內文章。或
鬼號斷頭。猶舞手中旌節。或攀龍髯而莫逮。七尺捐
生。或履虎尾以爭先。全家致命。以及絃驚鴻雁。殞百
戰之弟兄。縲結鴛鴦。作九原之夫婦。歷觀麥秀黍離
之代。無茲英魂毅魄之多。雖勝國激勸深恩。已經贈
卹。卽

本朝寬仁大典。業荷褒揚。但井底殘函。金匱豈能徧載。
而塚中斷竹。石渠未必全收。留眼睫之烟雲。窮胚胎

於星宿。當此五十年之近。不求聞見之真。茲從千百
世而遙。誰辨是非之確。上扶元氣。下振頽風。此漸岸
先生。旣蒐羅乎陳簡。而黔江大令。爰彙輯爲新書。始
自東林惠水之英。迄於北闕煤山之烈。忠堪表也。何
妨接遜國之幽芳。紀可續乎。不徒作傳家之至寶。鳴
呼。燈前夜雨。把一卷而神飛。紙上陰風。聽三更之鬼
哭。珠殘玉碎。不急收於帷蓋。滕囊物換星移。必漸消
於寒烟劫火。杜鵑有血。啼恨何窮。精衛無靈。填冤不
滿。慰精忠於千載。端賴文人。留浩氣於三光。允勳正

續表忠記
史新安後學汪灝紫滄拜序



續表忠記目錄

卷一

顧端文公 憲成 傳

趙忠毅公 南星 傳

鄒忠介公 元標 傳

馮恭定公 從吾 傳

杜壯武公 松 劉忠烈公 鉞 合傳

潘節愍公 宗顏 傳

張忠烈公 銓 何忠愍公 廷魁 崔大理公 儒秀 合



傳

高忠節公

邦佐

傳

張烈愍公

振德

傳

貴撫王公

三善

傳

總督朱公

燮元

傳

卷二

熊襄愍公

廷弼

傳

葉文忠公

向高

傳

劉文端公

一燦

傳

大學士韓公

熿

傳

楊忠烈公

漣

傳

左忠毅公

光斗

傳

魏忠節公

大中

傳

周忠毅公

朝瑞

袁忠愍公

化中

合傳

顧裕愍公

大章

傳

吳氏雙忠

御史裕中中書懷賢

合傳

萬忠貞公

璟

丁學士公

乾學

夏太常公

嘉遇

劉

太僕公

鐸

合傳

總督何公士晉傳

巡撫方公震孺傳

孝子魏公學泚傳

卷三

高忠憲公攀龍傳

周忠介公順昌傳

周忠毅公宗建傳

周忠惠公起元傳

繆文貞公昌期傳

黃忠端公尊素傳

李忠毅公應昇傳

滿武愍公桂傳

侍郎劉公之綸傳

張莊節公可大傳

徐忠烈公從治傳

郡守朱公萬年傳

行取知縣張公瑞傳

副使洪公雲蒸傳

澤遼二州和平二縣諸忠合傳

陸忠烈公夢龍傳

隆德令費公彥芳傳

陝西八忠合傳

夔州府同知何公承光傳

卷四

曹氏三忠文詔文燿變蛟合傳

李進士中正馬布衣足輕合傳

潁州諸忠合傳

潁州雙義劉廷傳廷石合傳

張大同殷淵二公子合傳

萬孝子元亨傳

御史馬公如蛟知州黎公弘業合傳

鹿忠節公善繼傳

隨州知州王燾徐世淳兩公合傳

援皖諸忠合傳

孫文忠公承宗傳

盧忠烈公象昇傳

老將張令女將秦良玉合傳

穀城令阮公之鈿房縣令郝公景春合傳

商城諸忠合傳

郡守傅公梅傳

卷五

呂忠節公維祺傳

洛陽諸忠合傳

汝州諸忠合傳

郊令李公貞佐署尉事顧公王家合傳

南陽諸忠合傳

副使張公克儉推官鄺公日廣合傳

尚書周公士樸傳

商丘四忠合傳

大梁客阮先生漢聞傳

傅忠壯公宗龍傳

秦督汪公喬年傳

郡守顏公孕紹傳

鍾祥令蕭公漢傳

河撫王公漢傳

蔡忠烈公道憲傳

郡守李公振珽傳

劉氏三忠熙祚永祚綿祚合傳

卷六

賀文忠公逢聖傳

武昌諸忠合傳

廬州府別駕趙公興基參軍鄭公元綬合傳

豫撫高公名衡傳

總督孫公傳庭傳

陝西西安諸忠合傳

西安縉紳焦南二氏合傳

僉事王公徵傳

陝西三邊諸忠合傳

鄆陵令劉公振之傳

太原諸忠合傳

巡撫蔡忠襄公懋德衛忠毅公景瑗朱忠壯公

之馮徐公標合傳

周忠武公 遇吉 傳

卷七

范文烈公 景文 傳

成介愍公 德 傳

金忠潔公 鉉 傳

馬文忠公 世奇 傳

王節愍公 章 傳

汪文毅公 偉 傳

許忠愍公 直 傳

倪文貞公 元璐 傳

凌忠介公 義渠 傳

施忠愍公 邦曜 傳

周文忠公 鳳翔 傳

陳恭潔公 良謨 傳

吳貞肅公 麟徵 傳

劉文烈公 理順 傳

孟忠貞公 兆祥 節愍公 章明 合傳

王忠端公 家彥 傳

卷八

李忠肅公 邦華 傳

吳莊介公 甘來 傳

申節愍公 佳孕 陳恭節公 純德 合傳

劉忠壯公 文炳 鞏貞毅公 永固 合傳

御史金公 毓峒 傳

郡守何公 復 郡司馬邵公 宗元 合傳

張氏五忠合傳

孝廉劉公 會昌 傳

御史王公 與肩 傳

長洲許秀才 琰 傳

蜀撫陳公 士奇 傳

成都劉御史 之勃 劉推官 士斗 合傳

兩川死節文武官紳合傳

成都諸忠合傳

川西道張公 繼孟 傳

巡撫高公 斗樞 傳

續表忠記卷之一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顧端文公傳

附弟禮部郎允成內閣王家屏又容氏魏忠賢崔呈秀始末

有明萬曆間黨部之目起是時顧憲成與郭正域講學於京師之演象所閣臣申時行亦與其會繼而憲成歸與高攀龍錢一本及其弟允成會講於無錫東林書院蓋卽楊龜山祠堂舊址而修復之者一時名流共趨之四明沈一貫爲首輔當初登翰苑時不肯

曲附江陵屢被摧挫以志節稱及宅台揆懲江陵之失務遠權勢杜苞苴以清慎自守因議處楚宗與正域語不協正域方典秩宗持其說堅不移值妖書事起語連宮禁及國本人情洵洵四明心疑出於正域而并與憲成忤臺省中羽翼四明者勢張甚於是各從其類而吟別塗岐此東林浙黨所由始也衍東林之緒者爲鄒元標馮從吾趙南星孫丕揚再傳爲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又傳爲文震孟姚希孟馬世奇倪元璐黃道周劉宗周諸君子皆與東林相終

始者也若浙黨之流變自山陰而後又有宣黨崑黨之日皆脫胎於浙黨者再變爲魏黨與東林讐更甚他若齊黨越黨楚黨又皆從魏黨中蝟爲旁門矣魏黨極而烏程韓城遙接四明之衣鉢江左興而貴陽懷寧仍鼓逆奄之濁波皆始終與東林爲仇是則甘禍人國而不之恤者也東林之中亦多敗類初則李三才以豪侈招尤攻東林者指爲戎首後若假箕仙而杖母倚貪相而賈權或率先投闖而修表勸進或清宮輸欵而蒙面黃扉披猖末路漸滅名教者亦不

可勝紀然溯諸創始之日領袖東林者寧得謂非君子哉故續表忠記而首顧端文憲成以明君子小人消長之幾爲一代理亂興亡所繫使後之論世者知所裁焉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幼端敏聽塾師講養心章請曰愚謂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百物退聽矣里中目爲神童由鄉舉第一成進士授戶曹江陵病傾國禱羣望憲成拒不與同官代署名馳往削去其剛介如此調吏部丁亥大計糾工部尚書何某語侵內閣落職判桂陽州稍遷處

州泉州司理壬辰大計清廉第一仍入吏部銓曹地望清華一遭譴謫不能再踐獨憲成出而復入無敢訾議者以輿論素孚而亦未嘗俛得之也三王議並封憲成爲四司倡力爭疏言祖訓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貽書責輔臣輔臣自劾三誤議遂寢癸巳佐冢宰趙南星司計盡黜要人子弟姻婭衆大譁而門牆高峻無可指摘於是借淮撫以傾之淮撫李

三才字道甫臨潼人年少早貴與南樂魏允貞

允貞兄允

中弟允孚皆舉進士稱三魏允中與同年顧憲成劉應蘭俱鄉試第一稱庚辰三解元皆不附江陵者

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允貞爲吏部郎抗論政府不當蹈江陵轍以甲第私其子得旨切責左官三才方在戶曹疏救亦謫外自此得時譽歷山左藩臬大盜巨猾剪刈無孑遺民歌思之再遷漕督撫淮十年奄寺方出筦礦稅陳奉在淮尤無狀三才獨能捕其爪牙悉心力相搢拄明神宗卒用其言撤奉又疏言朝鮮不必加兵各省稅璫皆當亟罷時論偉之第有才而無守多取多予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又挾縱橫術好與異己者爲難一日憲成過淮上三才設飯

常蔬三四而已詰朝百味具陳訝而詢之曰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因此不疑其侈而爲之延譽

糾三才者乘間中之三才盛氣辯憲成又力爲洗雪

羣小借以玷東林而元黃日起矣後東事亟經畧乏人中朝復思李之

才畧以戶部尚書起用未上而卒甲午領選汲引才望非執政意執

政欲用其私人復尼之又貽書首揆言近日輔臣以摸稜爲工遂致賢否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有執政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由此

滋不合適起閣臣王家屏中蜚語上怒削籍歸後起
南光祿卿不出而卒憲成前後宦績皆在吏部惟孜
孜人才以澄清爲已任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
者皆國本重計社稷遠猷至其學高邑爲神道碑吉
水爲墓誌錫山爲行狀甚詳大旨祇二語曰本體惟
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
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而其嚴辨者則無善無
惡心之體一語而已又言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
於佛氏難辯四字於佛氏猶易辯四字於姚江更難

以告子見性粗而佛氏見性微也佛氏自立空宗猶
顯而易明吾儒則陰壞實教更隱而難別也又言中
庸云道不可離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
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臬○之○義○尚
疎○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臬○之○義○
爲○尤○密○耳○逆○璫○時○追○削○原○官○崇○禎○改○元○贈○吏○部○侍○郎
謚端文第允成字季時號涇凡癸未進士對策及宮
闈國本甚切直執政不敢進呈置三甲南總憲海瑞
爲貪婪御史所污允成與同榜進士彭遵古諸壽賢

合疏攻其欺罔旋授禮曹與郎中于孔兼等爭三王
不應並封再具疏請冊立與同官岳元聲詰輔臣於
朝房又與通政使魏允貞禮部郎陳泰來爭考功郎
趙南星不應去位與允貞等俱謫外允成得光州判
竟不起允成生平深惡鄉愿而以狂狷自處曰今日
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疾革語諸子曰吾弟凝神定
慮俟吾天機若攙入他念便屬暴棄我為身計則身
非我有若為子孫計則人一乾坤於我又何與耶憲
成兄弟皆卒於萬曆時故不與奄難而東林之名實

由憲成起故羣目為黨魁而黨禍亦竟與有明之國
運相終始

林時對曰王相國家屏號對南山山西人與歸德沈
文端鯉素負直聲四明謂其凜凜有朔氣大不合
當國本論起時惟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會禮
科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家屏封還御批上怒給
事鍾羽正等申救蒙譴家屏三疏乞休許之歸德
亦拂衣去後因會推閣臣有不拘資格之旨遂以
家屏等名上得嚴旨冢宰陳有年爭之謂家屏為
相有名若宰樞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乞休去家
屏卒不用選郎顧憲成論救亦削籍論者謂王沈
二公雖入綸扉而有志未伸人咸惜之
趙吉士曰明亡於闖獻而實兆禍於朋黨蓋本根
先撥而後枝葉隨之也若涇凡之惡鄉愿固已嚴
其辨而有味乎言之矣

附記 魏忠賢者原名李進忠河間肅寧人父曰

魏志敏母劉氏娶妻馮氏生一女嫁楊六奇少孤貧好酒色能右手執弓左手設絃射多奇中目不
知書而猜狠自用惟以賭博為事人以傻子目之
久而落魄遂自宮將妻改適萬曆十七年選入隸
司禮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復本
姓後改名忠賢中官舊例本官者視甲科之大主
考照管老叔者視房考皆如師生亦若父子然其
日同官者猶之同門也孫暹名下又有徐應元與
賢為同年而神宗時四川稅監丘乘雲乃暹之掌
家又徐貴者亦暹之名下於賢為前輩乃乘雲在
京之掌家也賢因貧困詣乘雲任希乞餘潤徐貴
早悉數其無賴狀於乘雲賢不之知也丘一見大
怒鎖賢空室中絕飲食者三日意欲斃之僧秋月
力為解釋丘僅給路費十金遣之歸僧為致書所
善內官馬謙囑其厚遇賢馬謙方為總理其鄭貴
妃名下林廷宦女謙之所侍如古所稱對食者方
用事凡賢困乏謙每資之適天啓生母才人王氏
後封孝和皇后者缺人辦膳賢資緣承應其引進

者魏朝則王太監安之名下也朝初與天啓乳媪
定興縣民侯二妻客氏通賢亦乘間暗通客氏客
氏厭朝而意向於賢天啓即位數月兩人爭擁客
氏醉罵喧啾漏將丙夜直達御前天啓問曰客奶
你要隨那個我為汝主張客氏既心向逆賢王太
監安亦惡其名下人穢行敗露遂批魏朝頰勒令
朝告病離御前逆賢始得專客氏天啓惟二人言
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矣司禮監掌印王體乾
實黨逆之元兇秉筆李永貞李朝欽復羽翼之凡
文武糾劾忠賢者共七十餘疏槩置不報逆賢從
此放手為惡南昌蒲州去而崑山南樂進崔呈秀
首贊奄幕廷臣又有五虎之黨惡厥衛更有五彪
之助逆南樂取縉紳便覽一部以已意標識不附
奄極重者三點次則二點一點葉向高韓爌等共
六七十員其附奄者三圈二圈一圈阮大鍼又進
點將錄做水滸演義羅織天罡地煞一百八人崔
呈秀進天鑒錄李其進同志錄凡遇陞遷查錄中
有名者即行罷黜其大僚削奪則傳特旨行之或

命逆黨具疏糾叅正人君子盡納鉗網中無一或遺者因而緹騎四出人皆重足初尚疑皇上何以知其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之姻家某係劉鐸之宗族久之逆賢與奄黨公然指出某錄有名毫不之諱也七年八月廿二日天啓崩信王於廿四日登極逆賢猶掌司禮監御史楊維垣於十月十七日首叅崔呈秀阿媚厥臣以嘗上意賈繼春繼之亦彈射呈秀然猶未敢指及忠賢也十月二十六日御史吳尚默皆直攻忠賢而嘉興貢生錢嘉徵且開列惡款上命內臣朗誦諸疏令忠賢跪而聽之震懼失魄竟不能出一語伏地哀泣而已准予告病十一月初二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夜半與其名下心腹李朝欽同縊於南關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御史卓邁奉旨凌遲逆屍梟示河間府之西門客氏九月初三日奏歸私第五鼓宮門開衰服赴仁智殿天啓梓宮前出一小函將天啓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

焚化痛哭而出十一月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笞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人心始快忠賢死時年六十歲客氏四十八歲先是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歌於市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先兆云

天啓時有貼匿名於宮門列奄罪狀并其黨七十餘人奄怒疑出皇后父張國紀并被逐諸人所爲奄黨欲因此興大獄盡殺門戶諸臣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先訛言后非國紀女乃盜犯孫二所生爲國紀乞養者又募朝臣能叅國紀卽優擢操江以酬之奄黨構成疏稿屬一御史上之御史故雖投奄門下慮日後禍必烈又不敢忤奄意遶廳事走履聲橐橐莫知所出天曙乃得脫卸計貽一曹郎曹郎成進士時暮矣浮沉郎署聞操江可立致熱中甚罔罔應之疏上得嚴旨國紀住俸回籍而上待中宮意終不移張皇后又賢明憤忠賢亂政多所規諷一日帝幸后宮見儿上書一卷問何書對曰此趙高傳也上默然

續長史記 卷之二 顧端文

奄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後上御殿搜得
之懷中挾刃帝大驚送厥衛拷問忠賢將誣國紀
行刺謀立信王為株連計奄王體乾日主上凡事
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噍類
矣忠賢懼乃殺之以滅口然天啓亦竟忘之不再
問也奄黨頌忠賢功德如醉如狂豐城侯李其請
封魏上公為王監生陸萬齡請祠忠賢於國學李
映日頌忠賢為周公輔成王宗伯其頌厥臣功德
與皇帝並稱而不名尚書周其連上三十九疏請
益封忠賢子姪為公侯伯尚書郭其連上四十疏
請給庄田祿米尚書薛其連上四十七疏請給第
宅鐵券臺省中或呼忠賢為九千歲或頌上公間
出名世或頌上公帝簡篤生或稱元老應運肇興
奄竟處之恬然不以為怪及楊忠烈二十四罪之
疏上始暴其惡而忠烈旋罹慘禍繼之者俱斃詔
獄崇禎改元忠賢正法醜類芟除其曹郎以叅國
紀躡京堂者為詞臣倪元璐所糾法司引子罵父
母律斬而世界始清

崔呈秀薊州人由進士以御史視鹺維揚穢甚回
道考核高攀龍糾其賊濫已問擬遣戍遂投奄幕
事奄曲謹如父奄亦竟以兒子畜之相得甚懽驟
躡工部侍郎督三殿大工奄每至工所必向殿隅
屏人密語移時乃去奄性甚猜忌呈身門下者多
致隙末獨呈秀始終無間恒云崔家疼我惟其言
是聽旋晉兵部尚書弟凝秀開府東南為全浙總
兵官子崔鐸場中文僅三篇半已經粘出旋復中
武呈秀初與三河縣娼妓蕭靈犀昵納為小妻寵
冠後房濫厠其兄蕭惟中為密雲兵道中軍都司
呈秀母死竟以殿工奪情覲羸朝列及崇禎改元
奄黨自先反噬不敢竟劾忠賢姑借呈秀發難呈
秀自知不為朝野所容乃疏請終制竄伏於家聞
忠賢敗逆料必及於禍中夜盡出其實玉盃竿與
靈犀痛飲每飲一盃輒擲碎之漏盡與靈犀同縊
後奉旨剖棺戮屍凝秀革職問遣崔鐸夙慙駭覆
試日若褫其魄者竟不能成一字與蕭惟中同麗
刑書伏其辜呈秀死時年五十五歲

盧宜跋點將錄曰宜嘗讀倪文正公元瑤所題元祐黨碑而慨然三歎也文正之言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復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而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今觀阮大鍼所撰點將錄一百八人自葉公向高而下錚錚在人齒頰間者亦不過數十公餘不槩見聲績今皆指而信之曰此君子也甚有人品不純臣節不終者彼時亦得竊附於君子之林豈非此錄有以成之哉故表而出之使人知明之天啓猶是宋之崇寧皆所以種亡國之禍而宋則授權於奸相明竟操割於腐尹爲江河日下耳他若天鑒錄同志錄選佛錄姓名大約相同奄黨有正氣錄乃其自名者亦一百零八人皆在崇禎所定逆案之內又逆案以七等定罪自客魏而下凡奄寺逆孽以及文武各官

共二百五十八人今皆置而不錄亦包荒之意也董劍鏢曰阮大鍼初負風雅名而喪心病狂誣織善類乃至於此鏢以乙酉春在鍾陵見其上戎政尚書任勢張甚短髯且種種矣至馬士英退朝出西華門則黝然一於思也及左良玉討君側之奸黃樹檄大布馬阮但知聚兵力以防上游而明社稷矣

趙忠毅公傳

銓○曹○爲○集○羶○之○地○亦○爲○叢○鏑○之○區○以○百○煉○而○化○繞○指○
者○往○往○然○矣○若○四○操○其○柄○始○終○以○公○忠○體○國○乃○卒○投○
荒○而○死○論○古○至○趙○忠○毅○南○星○不○禁○慨○然○於○主○聽○之○不○
聰○而○正○人○君○子○之○必○不○容○於○羣○小○也○南○星○字○夢○白○隆○
慶○庚○午○井○陘○令○鍾○遐○齡○在○闈○中○夢○大○鶴○蔽○空○垂○翼○而○
至○旋○得○南○星○卷○甚○奇○之○榜○發○語○南○星○期○之○甚○厚○因○字○
儕○鶴○本○貫○真○定○高○邑○人○甲○戌○成○進○士○初○理○汝○寧○理○署○
固○豪○猾○窟○胥○史○磨○牙○搖○毒○噬○螫○所○轄○官○吏○恒○縮○氣○不○

敢息南星廉得其狀悉屏之所抨擊皆神明獨運柄
不旁落郡以大治擢戶曹江陵病朝士徧走羣望南
星與顧憲成姜士昌二三同志戒勿往爲紀事詩曰
二豎能憂國干官爲祝年傳播人口以清望轉吏部
具剖露良心疏規切時政再引疾一丁艱入吏部者
凡四陸莊簡光祖將去位特疏起之且貽書敦趣復
任考功癸巳大計佐孫太宰鑰激揚不少借每靜坐
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
考嚴於要津而恕於散秩遇權勢姓名當斥者輒奮

乙之三政府各有所庇皆不免以此見忤嗾科臣詆
之李總憲世達言鑰之甥星之姻家亦在黜中人情
咸服二臣實無他不聽落籍歸田幾三十年鍵戶著
書布衣蔬食怡然自得也天啓初起列卿大理卿周
某知其柄用郊迎結歡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
不意士風至此尋總西臺癸亥內計去癸巳五察矣
計典混淆愈甚南星作四凶議與張冢宰問達獎鯁
直削邪佞一與癸巳等羣小滋不悅尋代張爲冢宰
益以澄清爲任謂長安交際殷繁士大夫朝氣皆疲

於應酬亭午入署已憊憊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
子部大夫昧爽而入著爲令甲自神廟靜攝以來銓
政日弛候選者有坐缺討缺壓選挖選之弊四司官
陞轉請告皆引下首自代有頂首之謠徑竇旁岐怨
謫○全○集○南○星○具○再○剖○良○心○疏○且○云○小○民○皆○在○水○火○之
中○而○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其○次○則○知○府○最○急○知
府○賢○則○州○縣○不○敢○害○民○而○坊○之○又○必○自○懲○貪○始○嗣○後
穢跡昭彰者撫按具奏追贓正法貪風漸息則仕路
自清又上嚴杜干進疏謂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士風

如此公道泯沒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
名之吏何異適足敗其生平而無補於國家請飭諸
司毋循請託嚴杜苞苴於是高攀龍爲總憲楊漣
左光斗副之魏大中長吏垣袁化中掌河南道鄒維
璉司文選皆南星所茹而進之者羣小側目愈甚時
天啓以冲齡踐祚喜馳馬演武劇且酷好營造手操
斤斧不輟逆奄凡有啓奏必乘其解衣磅礴時俱漫
無可否而太阿在奄握矣先是奄知南星爲海內第
一流欲收人望囑其甥傅應星介其中翰贄於南星

揮之不答又每於公所見奄必正言是規奄久銜恨
政府附奄同譜內外交煽其父允貞與南星舊好稱
通家子薄其行不之禮嘗語人曰魏見泉無子入閣
後走謁南星三及門矣聞者勿爲通怒曰擯我耶人
可擯宰相不可擯也遂索原刺以歸恨彌甚及副憲
楊漣劾奄二十四罪總憲高攀龍劾崔呈秀貪污南
星爲攀龍會試舉主羣小遂指南星爲黨魁且謂不
去南星害必支蔓借會推晉撫事矯旨與攀龍並罷
此甲子十月事也明年大興詔獄許顯純曲煨汪文

言、巖、南、星、扶、同、受、賄、黨、庇、熊、廷、弼、奄、黨、迭、起、而、羣、吠、
遣、戍、大、同、髦、年、例、應、得、贖、中、旨、不、許、子、清、衡、外、孫、王、
孫、龐、皆、以、追、贓、荷、校、遠、輸、城、旦、清、衡、得、陝、西、莊、浪、孫、
龐、得、雲、南、永、昌、南、星、坐、短、轅、以、殘、書、一、篋、自、隨、臨、岐、
執、孫、龐、手、仰、天、祝、曰、汝、兩、人、往、戍、所、宜、閉、戶、讀、書、彼、
蒼、不、終、憤、憤、也、至、代、蹴、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
土、室、顏、曰、味、藥、齋、開、卷、拈、題、蕭、然、自、得、史、韻、一、書、其、
絕、筆、也、當、難、作、時、夫、人、馮、以、子、清、衡、收、繫、故、側、室、李、
以、父、子、同、日、就、戍、故、皆、痛、噎、而、死、骨、肉、之、慘、無、踰、南、

星者而怨尤胥泯亦可覘其生平之定力矣崇禎登
極已經肆赦巡撫乃奄黨故行留滯不遣其歸踰三
月卒於戍所年七十八贈少保諡忠毅制詞有云朱
崖夜夢英爽逼人翠竹冬生精忠動地於南星非諛
云。

姚希孟誌銘曰夫之孚號其危乃光也姤則女壯
不可與長也泰否茅茹平陂互藏也純剛爲用爰
缺其斯也老臣何辜赭衣戍邊九廟宜愴恍也黃
雲漠漠白日荒荒也魂之歸些豺虎旣靜麟鸞乃
翔也琴牀用奠同穴允臧也琴瑟旣御巾櫛在旁
也茂柏深松生氣旁皇也過而式之奸回怵懾也
我銘永垂與短檠漆燈千古同煌煌也
趙吉士曰忠賢一腐豎耳虐死善類如刈草菅公

以三朝元老年幾八十杖策投荒九重如不闢者
武侯之歎息痛悼乎桓靈良有以也

鄒忠介公傳

有○明○理○學○之○傳○莫○盛○於○江○右○能○維○持○名○教○以○道○事○君○
而○身○任○天○下○之○重○者○在○江○右○莫○若○鄒○忠○介○元○標○元○標○
字○爾○瞻○號○南○臯○吉○安○府○吉○水○縣○人○萬○曆○丁○未○進○士○觀○
政○吏○部○江○陵○丁○外○艱○科○道○疏○請○奪○情○翰○林○吳○中○行○趙○
用○賢○刑○曹○艾○穆○沈○思○孝○疏○糾○之○得○旨○廷○杖○元○標○方○懷○
疏○徇○睨○諸○人○受○杖○畢○疏○卽○上○指○江○陵○薄○行○喪○心○且○曰○
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當○是○
時○江○陵○以○師○相○輔○幼○主○操○生○殺○柄○炙○手○障○天○上○疏○者○

已○蹈○不○測○而○元○標○以○新○進○小○臣○櫻○鱗○觸○忌○置○死○生○禍○
福○於○度○外○朝○野○傳○誦○其○言○直○聲○大○振○亦○廷○杖○八○十○謫○
戍○貴○州○都○勻○衛○貴○州○古○荒○服○地○明○時○乃○設○郡○縣○自○陽○
明○子○遷○謫○龍○場○建○書○院○於○會○城○人○始○知○有○學○問○都○勻○
尤○僻○處○萬○山○中○苗○僇○雜○糝○語○言○侏○駃○又○被○譴○之○官○多○
借○詩○酒○自○娛○元○標○獨○創○書○院○以○講○學○爲○務○教○化○大○行○
苗○童○僇○婦○咸○敬○而○愛○之○元○標○亦○自○謂○此○心○此○理○之○同○
果○可○行○於○蠻○貊○也○巡○方○使○者○至○衛○操○閱○元○標○必○鐵○帽○
戎○衣○持○戟○負○弩○雜○軍○伍○中○巡○方○知○而○謝○之○元○標○曰○此○

君○命○也○敢○隕○越○耶○在○都○勻○者○六○年○江○陵○敗○召○爲○吏○科○
給○事○中○內○庭○火○災○條○陳○修○省○忤○旨○降○南○刑○部○照○磨○浮○
沉○郎○署○偃○仰○林○泉○者○又○二○十○餘○年○學○益○進○望○益○隆○天○
下○仰○之○如○泰○山○北○斗○焉○泰○昌○初○起○大○理○卿○轉○刑○部○侍○
郎○言○今○日○急○務○惟○在○和○衷○朝○臣○一○和○天○地○應○之○何○今○
日○論○事○論○人○者○各○持○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
不○復○知○有○人○而○禍○且○貽○於○國○又○言○經○撫○不○和○由○中○朝○
之○議○論○愈○焚○則○經○撫○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視○聽○不○肅○
惟○任○彼○指○揮○無○復○遥○制○則○廣○寧○有○警○山○海○豈○能○坐○視○

而經撫不得。不和。又言因客氏譴言官在諸臣以狎
恩必怙寵慮有陰借客氏而不知者所冀收回成命
作天啓元年盛事繼轉總憲劾首輔方從哲濫賞李
可灼定王化貞失陷廣寧熊廷弼輕棄右屯罪人服
其公先是元標里居時創仁文書院聚徒講學至是
與憲副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謂天下治亂繫
於人心人心邪正由於學術迨臯比既啓君子尊而
信之小人忌者益衆兵科朱童蒙先發難糾書院講
學之非元標疏言隆慶時徐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

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小其相業萬曆時臣等
亦每月集於演象所執政諸臣多與其會若謂講學
惟放廢諸臣消其礪硯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一語
爲濟窮救苦之良方而非盡性至命之妙理亦視道
太輕視林下諸臣太淺矣逆奄陽以優詔答之奄黨
隨糾其後元標五疏乞休又溫旨特留卽移家出城
予告馳驛去瀕行復上去國情深疏於君德封疆減
餉發帑諸事不憚諄切言之蓋其憂時戀主之心不
以一去而遂愬然也元標門牆高峻顧粹然藹然人

人咸得至其前而持論亦復平恕有追論江陵相業者元標獨曰江陵過在身家功在天下絕不以一己之嫌怨叅也然遇軍國大政人才消長之際輒意氣盆涌目光電射又確乎不可拔焉再召時奉母夫人以行至彭澤母夫人舟已出大江元標坐後舟泊邑取夫不時至恐母舟野泊急欲得夫呼尉至厲詞詰之夫始集家僮喜謂不如此則舟不前元標深自愧悔復呼尉至以好語勞之遺以所著祥刑集退又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

而忘恭敬心萬一有陶靖節其人者束帶而去豈不爲世僂人其省身克已如此歸卒於家奄禍日烈削職追誥命崇禎初復官階加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臺山葉向高首善書院碑記畧曰鄒先生之學深叅默證以透性爲宗以生生不息爲用境地所論似若并禪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爲主以居敬窮理爲程其識力所超又若舉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準繩倫常物理尺寸不踰與世之高談性命忽畧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

趙吉士曰公少以氣節著後投荒萬里家居三十年涵養陶鎔歸於自得獨於邪正之介辯之甚嚴常日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儒必無此家法觀其生平之踐履亦可謂知之明而守之固矣

惜乎不竟其用也嗚呼是豈公之不幸哉
盧宜曰嘗讀公理財疏云戰國富強故孟子以仁
義爲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然舍
屯田鹽法水利而外卽桑孔無以籌矣此誠救時
之言也誰謂儒者之經濟必迂濶不可行哉
明紀編遺曰吉安有三羅先生一尚書整菴欽順
一修撰一峯倫一贊善念菴洪先在成化正德嘉
靖間皆篤行明道之君子而氣象畧不同整菴精
邃從困知下手似曾子一峯剛大從養氣下手似
孟子念菴沉靜從克復下手似顏子究其踐履處
皆是冰鐵不是近日士大夫仍帶宦情世情也三
先生已壁立千仞得忠介起而紹明之其守先待
後之功鉅矣

馮恭定公傳

附鍾尚書羽正

縉紳程紹等

明天啓初馮從吾爲憲副與總憲鄒元標僉憲鍾羽
正一時稱西臺三正人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長
安人甫髫鬣卽深契王文成人心有仲尼句口誦心
維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厲同志爲德清許孚遠所
契重舉進士由庶常改御史巡視中城有中貴投刺
者必峻却之當是時神宗臨御久經筵几席塵封從
吾具疏特請朝講且謂今當入覲之期萬方畢集成
欲一覩清光而不可得則必疑而相議不曰皇上困

於麴蘖之御而懽飲長夜必曰倦於窈窕之娛而晏
眠終日。雖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冀可借此自掩不
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得而欺哉况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忤
輒斃杖下既非靜攝又廢朝政恐不足以服天下而
信後世望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
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
無虞。上大怒欲杖之以長秩節獲免又疏逐相門狎
客胡汝寧出督蘆鹽復忤要人削籍不出門者九年。

不踰戶者六載。燕寢三楹竟日危坐親朋罕睹其面
惟問學者至一穉子肅而入坐久碾來牟剪葵菹爲
供更端問難疊疊忘倦遠近從遊者日益衆天啓卽
位與鄒元標同赴召適有遼警京朝官爭遣其孥從
吾獨盡室以行無何廣寧陷經撫攜手入關從吾具
疏昌言謂不逮治何以勗守關將吏時論躓之又謂
國家無事士大夫不知節義臨難抱頭鼠竄者踵相
接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心非講學不可因與元標倡
立首善書院集同志相切劘羣小咸側目而逆奄方

竊柄亦不樂天子近士大夫於是兵科朱童蒙疏劾
建壇講學之非元標上書自理從吾亦疏言二祖開
基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
二字實爲本朝令甲。昨因東事暫停經筵言者以爲
不可今復舉行豈天子宜講士大夫反以爲諱乎臣
等將以講學提醒人心激發忠義童蒙欲臣等修職
業惜精神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上雖
優答之而奄黨又吠其後元標與從吾五疏乞休各
予告回籍繼而起從吾總留臺不赴卽家拜工部尚

書疏辭奄禍益烈尋遭削奪秦撫亦奄黨借從吾以
媚奄日以窘迫爲事毀書院擲夫子像於城隅從吾
痛切剝膚吁嗟病榻跌坐二百日不就寢飲恨而卒
崇禎改元贈宮保諡恭定自浙撫首請建祠於西湖
省直聞風而起者共四十所有上樑迎像行九拜禮
呼九千歲者有赴祠上樑值三王之國竟不迎送者
有以至聖至神爲祠聯者延綏祠則借用琉璃瓦薊
州祠則僭用冕旒金像又有以沉檀爲體眼目口鼻
手足一如生人腸腑則實以金玉珠寶髻上空一穴

四時以花簪之獻媚無所不至。西江疏請雖後，值崇禎登極，不允。而先賢澹臺祠已被拆毀，惟陝西一省紳衿無一人請者。給事中閻可陞疏言：皆馮從吾廉恥之教所漸摩深也。他若東省鄉紳程紹謝啓光，恥於列名而峻詞堅拒。道府中爲建祠掛冠者，則有梁廷棟、王堯民、揚州則有王澂來復，皆錚錚可紀。又兵備耿如杞、胡士容以不拜逆像而賈禍陷辟，黃汝亨以君子之澤譏逆而被毆殞身，此尤頽波之砥柱。於今爲烈矣。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貞操潔履，歷宦有

聲先爲給事中。萬曆時與同官李獻可等疏請豫教，李膺譴逐，餘奪俸。羽正奮然曰：余實倡此議而獲譴，反輕將覲顏交戟下耶？再疏祈同罪，上怒謫邊方雜職。卽日策蹇出都門，一以讀書講學爲務。安貧閉戶，幾三十年，竟無一刺入。長安泰昌卽位，起官議轉副都從。吾先已爲僉憲，羽正力謝曰：馮公僉署已久，使後入者先之，是長競也。栢府何地以是風有位可乎？卒躋馮於副，而以僉自安。暇則講學於首善書院，及見鄒馮被議去國，上疏求罷，得旨報聞。進工部尚書。

內官冬衣銀兩今歲乃支去歲之銀忠賢得志變成
憲許令本年支領羽正執不從羣奄喧嚷部堂上羽
正封印出城竟以不附逆奄引退。

趙吉士曰恭定之學首嚴似是而非之辨嘗作善
利圖題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
終為跖路人其精嚴如此在關中時有一細民與
公講會從此口不二價是亦公誠能動物之一徵
也

杜武壯公劉忠烈公合傳

附總兵王宣趙夢麟
遊擊喬一琦劉招孫

自三路敗衄而遼事終於不振與其難者則總兵杜
松劉鋌為烈云。杜松號鶴林原籍崑山其先以武功
世襲榆林衛遂為榆林人。少負胆決精騎射軍中目
為飛將萬曆間火落赤糾套騎吉能屢為邊患松從
總兵官麻貴為前鋒屢破走之積功至坐營中軍二
十三年領兵出常樂塞先登陷陣論功最進實授叅
將繼敗火落赤於安定又敗鐵雷於磚井威名日起
請告歸松在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紀律甚嚴凡師

行頓舍。鷄犬皆寂。又驍果善戰。西部畏之。松去邊四
年。舊隸帳下者咸思松。百姓保亭障。聚畜牧者復引
領望松。西部乘間入犯。烽火傳寧塞。督撫交薦。詔起
原官。協守延綏東路。炒忽擁衆寇孤山之紅崖堡。松
率精騎直前搏之。斬其部長十二。奪駝馬鎧仗無算。
追搦其二旗。炒忽子素驍悍。以爭旗中矢死。號慟而
去。松屢破諸部。諸部屢入塞。輒失利。畏之比爲狼。以
其面赭。號曰紅狼。由是不敢窺邊。論功進都督僉事。
掛征西將軍印。專守延綏。三十四年大敗。火落赤於

安邊塞。捷聞告廟。加松級。廕子予銀幣。吉能邀王封。
不得大舉寇邊。又勾東西部入犯。松分馳應禦。咸重
創。去松自總旗起家。積功至開府。佩將軍印。歷行陣
幾三十年。大小數百戰。每戰必陷陣。逐北所向莫當。
諸部入犯。望松旗幟。輒怖曰。紅狼至矣。皆倉惶退走。
多棄其所掠人畜輜重。去西陲倚爲保障。第賦性伉
爽。恒與文吏左文吏。或詘其功。不敘亦未嘗有所介。
介而孤立。行一意。故自如。復告歸。四十六年
大兵破撫順。陷鐵嶺。中外大震。言官爭薦以原官起

駐瀋陽破家募士及蒼頭廬兒得數千人疾馳出關至潞河軍民間其來遮道懽呼如堵墻爭欲一望顏色松免胄示之曰松武夫不識字但不學書生貪財怕死耳軍民望其頭面創痕斑斑然多泣下者四十七年春兵部奉旨咨經略楊鎬分四路出師松與總兵王宣趙夢麟等爲一軍出南路經略原期三月朔諸道並進松自負夙將輕敵先二日三鼓嚴裝出撫順宣與夢麟阻之不聽

大兵所忌惟松與劉鋹聞松先出亟簡精銳三萬騎

悉力禦之松越五嶺渡渾河已焚克二柵半渡忽萬騎遮擊軍衝爲二車營鎗炮在後水急不能卽渡林間伏四起自午至酉血戰力竭全師殲焉松及王宣趙夢麟俱死松尤碎首淪沒寸骨不存松素與李如栢不相下誓師日李謬語松曰吾願以頭功讓公繼又訛傳李自清河進兵已獲全勝松怒李譁已奮而前遂陷伏中如栢實遷延左次未嘗徑前聞敗全師而退楊鎬劾松貪功輕進以致喪師廷臣咸雪松冤請誅如栢以謝松而如栢之誅竟不行

劉鋹號省吾南昌人父顯號草堂爲大將負重名鋹束髮從征臂有神力能舞大刀盤旋空際因號劉大刀其以功名顯也始於征九絲蠻繼則征倭而大著於播明萬曆時九絲蠻阿大等叛鋹父統兵進勦鋹爲裨將九絲處萬山中轉餉甚艱逆舟而上水勢直下如建瓴有趨本二灘尤險惡長年循高崖牽引多墜岩谷死至派僧夫數千人猶不足成都知府陳大壯鳩工鑿灘梅雨漲漂沒甚衆鋹布恩信蠻多降者乃得因糧於敵率土司奢效忠等深入巢穴詰旦爲

重陽蠻俗以是日賽神天大霧又恃其險陡謂漢人必不能至皆盡醉不設備天更大雨半夜銜枚攀繩而上斬守關者蠻大驚自相殘殺蹈籍鋹師奮擊大破之執阿大於鷄冠寨斬阿二方三先後下寨柵六十餘獲諸葛銅鼓九十三面他蠻聞之皆懼服日具牛酒獻軍門當是時鋹父子威名震於全蜀九絲平而朝鮮之倭難起倭與朝鮮接壤朝鮮世爲中國外臣萬曆癸巳倭陷朝鮮會長清正等分踞其支郡朝鮮日告急乞師而樞臣狃於封貢爲倭所賣終不就

乃大發兵征之。鋌獨當其西，團結樓船鼓而前，破其順天寨。諸倭初甚猖獗，有輕中國心，惟畏鋌，莫敢抗者。會倭王平秀言死，乃棄朝鮮去。倭平而播州楊應龍反，官兵分五路進討。鋌得綦江，由東溪入並峻嶺，茂菁楠木山，羊諸峒，素名奇險，爲賊目所盤踞，力戰克之。應龍子朝棟統苗兵迎敵，鋌身自陷陣，諸苗大驚，曰：劉大刀來矣！朝棟潰圍走，僅以身免。賊胆益落，進逼海龍囤。海龍賊倚爲天塹，飛鳥騰猿亦不能越。鋌集各路兵咸趨囤下，先登克其土城，應龍闔室自

焚，生獲朝棟，并其愛妾田雌鳳，敘鋌功冠諸軍。戊申調征雲南，又督陝兵征火落赤，累創百戰，所向皆捷。四十年征猺，猺得級三千三百有奇，忌其功者中以蜚語罷歸。常乘畫舫之旁，郡岸上有少林僧自矜拳勇，索敵無敢偶者。鋌船尾一老嫗呼僧曰：吾船上第七娘子來，忽少婦帕首袴褶，面微紫，年可十八九，纖足登岸，與僧周旋者三僧，舒左臂從後高舉，少婦聚觀者大噪，婦曰：可少下僧，如其言。婦曰：再少下語未畢，忽旋身以足尖蹴僧喉，僧仆地幾死。少婦神色不

變鋌在船中憑几大笑放船去有識者咋舌曰此南
昌劉大刀也門下多畜異人禿鶯乃敢將虎鬚耶戊
午遼左難作詔徵天下兵廷臣多知鋌者共言鋌可
當一面亟起原職仍爲總兵官初鋌之破楊應龍也
所用皆川兵又素練遇有緩急如臂指相使故所向
有功及鋌罷皆不願他屬散而歸農迨鋌驟起田間
疏請諭蜀父老招集舊隸戲下者而各路兵已動勢
不能稽時日惟欲亟於出師以紓遼困疏上不報乃
自遣人疾馳召之未至卽嚴督鋌出關由東路從瞭

馬佃趨寬奠而

大兵已預知師期得早爲備又偵杜松兵最勁先設
伏壅沙以斃之西路馬林亦敗鋌獨領所部深入三
百餘里連進十餘寨忽望見杜之旗幟若來會戰者
亟馳赴之旣合乃覺其非

大兵揮鐵騎四面蹙之鋌與養子劉招孫俱死鎮江
遊擊喬一琦身陷重圍力竭亦投崖死事聞各邀卹
贈加諡是歲司天占火星逆行京師風霾晝晦黃塵
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又鋌出師日五星鬪於東

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白氣竟天二匝自此東方遂無寧土原四路之舉本欲分道合圍彼此呼應期於必勝也詎意兵動而師期既已先洩兵敗而各路杳不相聞連喪兩大將所失馬械軍資無算神宗光宗相繼賓天而奄禍烈流賊四起矣

趙吉士曰四路刻期出師而師期何以先洩出師既有定期而南路何以獨先楊鎬爲總督而無以齊進止行軍法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潘節愍公傳 附通判董爾礪

明萬曆己未遼東四路出師大將馬林亦一路也林以左次而潰監軍道僉事潘宗顏死之宗顏號士讚北直保安衛人工詩賦通天文兵法由進士官戶曹東事亟疏言援遼調兵用間之計甚悉旬日間章凡六上下部議漫不省部發遼餉需監督者諸曹皆展轉規避或語宗顏曰遼東危地也董餉任重也公初爲主政尚可力辭宗顏曰遼人望餉如枯苗仰甘雨刻不可緩若皆力辭如封疆何遂叱馭行時宦遼者

甫涖任。卽托故潔身去。會開原道引疾。銓部就便推宗顏往。宗顏申嚴軍令。尤禁淫掠。犯卽正法。以狗聲采肅然。時馬林爲大帥。分汎開原。宗顏與同事。深知其怯而無紀。未出師前。會上書經略楊鎬曰。開原重鎮。馬林何堪獨當一面。乞易他帥。專闡而以林爲後繼。庶其有濟。否必債轅。某爲國家計。亦爲制府計。非爲一身計也。經略吐其言。已未三月。議四路出師。宗顏監林軍。從靖安堡出。開鐵翼日抵二道關。杜松已敗於渾河。

大兵乘勝向林軍。林軍闖杜敗而譁。將斂衆以退。大兵猝乘之。死者枕藉。宗顏與通判董爾礪斷後督遊擊竇永澄守備江萬春等返關。力竭俱死。林先乘間遁去。果如其言。事聞。賜祭葬。再贈大理卿。廕錦衣世百戶。謚節愍。立祠。永澄等亦賜卹如例。

明名臣言行錄曰。公嘗言用兵謹候。太白戊午八月以後。太白西向。利先起。利深入。明春太白在東。則不利用兵。然能知用兵之不利。而不能使兵之不出。豈非天哉。綸閣有催戰之檄。闔外無統一之權。公明知其敗。而義不返顧。竟與兩大帥俱死。嗚呼難矣。

張忠烈公何忠愍公崔大理公合傳

附袁經略應泰內姪

姚居秀僕唐世明武臣尤世功等餉臣陳輔堯等土官秦邦屏何妾高氏金氏張夫人霍氏

有明天啓辛酉遼陽破經略既以身殉巡按御史張

銓監軍道何文魁崔儒秀皆抗節而死固人謀之不

臧亦天心之有屬也銓字見平山西沁水人弱冠受

知於魏介肅公允貞成進士初任保定府推官入為

御史出按江右咸有聲績嘗言解墨吏之組甚於推

廉吏之轂故出而行部抨擊貪殘不少假借人咸畏

之還臺而遼事潰撫順失守銓條上方略叅楊鎬非
禦變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器咸中機宜庚申邊
報日亟戰守之議紛如築舍銓疏言塞外之山川險
易諸將未能悉諳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之虞且突騎
野戰我之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
之得也爲今之計竊以爲不必徵兵各省騷動天下
但就近調募益以遼兵俟經略分布要害修復城堡
多製火藥練習行伍且以固吾圉而厚撫北關多行
間諜然後乘虛抵隙謀出萬全若徒加賦選丁紛然

四出恐憂有不止於遼左者不報又言李如栢杜松
劉鋹以宿將並起宜責楊鎬嚴加約束以一事權唐
九節度相州之潰可以爲鑒及後師敗悉如銓言萬
曆四十八年夏疏言自古國家之釁未有不由於民
窮財盡者今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每畝增銀
三釐乃三釐未已而至七釐七釐未已而至九釐地
方止此財賦民間止此物力正賦尚逋何況加增一
加已難何況再加今縱不能減於七釐之內斷不可
加於七釐之外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

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
可○立○而○待○今○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爲○今○日○計○惟○在○聯○絡○人○心○以○固○根○本○豈○可○腹○削○無○已○
驅○之○使○亂○現○今○內○庭○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
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而○發○帑○之○請○叩○閭○莫○應○加○派○
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爲○陛○下○之○財○而○民○非○陛○下○之○民○
耶○若○使○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將○民○非○陛○下○之○民○豈○財○
終○陛○下○之○財○耶○迨○至○土○崩○瓦○解○方○思○變○計○而○勢○已○無○
濟○臣○愚○竊○爲○陛○下○深○憂○之○疏○上○亦○不○報○時○廷○議○遴○才○

識○練○達○者○按○遼○銓○臺○資○已○十○年○例○不○當○行○乃○臺○中○諸○
御○史○多○魂○消○風○鶴○無○敢○膺○其○任○者○銓○獨○慨○然○曰○臣○子○
以○身○許○國○東○西○南○北○惟○君○所○使○耳○遂○攬○轡○而○東○聞○經○
略○袁○應○泰○方○受○降○投○袂○曰○遼○禍○在○此○矣○抵○任○力○爭○弗○
能○得○袁○固○循○吏○由○永○平○道○陞○遼○撫○適○廷○弼○被○論○代○爲○
經○略○刑○白○馬○誓○神○甚○壯○第○熊○之○紀○律○嚴○副○將○已○下○稍○
不○當○意○輒○以○賜○劍○從○事○每○一○令○出○無○不○寒○毛○變○色○故○
在○遼○一○年○戰○守○之○具○頗○集○袁○則○坦○衷○疎○節○期○以○至○誠○
感○人○於○熊○所○布○置○亦○稍○有○更○張○蓋○長○於○撫○綏○而○短○於○

戡定亦其才有不逮也。先是熊在遼時，凡來自徼外者，悉置之廢城一角而不用，爲兵其私自闌出者，立斬。以狗有自稱生員回鄉者，攜一八歲小兒與俱，熊收置，親近用菓餌啖之，詢得其隱，窮之乃前在開原作內應者，攜小兒使人不疑也。及袁履任西人，繹絡來奔，總兵李光榮拒而不納，尤世功童仲騃涕泣力諫，皆不聽。天啓元年三月，瀋陽破，監軍欲誅降者，已就縛矣。袁見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銓言之不聽。兩監軍言之亦不聽，方以受降爲得計，而外間

已充物一城。兵科蕭基聞之，策其必敗，亟疏言西人居沙漠，噉腥羶是其本性，若有如許牛羊車輛，何不往彼駐牧，乃遠來投我。據報西人五六千，此非一日一夜悄悄而來，豈無知覺，尾而殲之，易於反掌。今縱之使來，乎抑暗藏叵測乎？卽降者真矣，而能保無他慮乎？彼旣窮而歸，我必須給以衣食。今兵餉尚爾告匱，彼且何時得飽？能信其必無反覆乎？纍纍數千言，直抉其隱，詎意經略身負重任，置羣策如充耳，竟執而不悟也。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十八日。

大兵渡渾河臨遼城銓與經略分城而守始議遷降人於城外勢已無及袁語銓曰泰不才微上方寵靈誓以身許國按臣無闕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未幾叛將斬關出迎城中降人四起如鼎沸三月二十三日薄暮小西門火發內應者開門城陷經略登樓拜疏佩印劔自裁內姪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撫屍大慟焚樓而死

大兵入擁銓出署責之拜不可欲殺之引頸待刃送之還署銓拜闕遙辭父母乃自縊見者咸歎曰忠臣忠臣覓棺而殮之先是保定有兩是亭祀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達及銓爲郡司理時夢入此亭兩公起而揖曰方虛席待公果符其夢贈兵部尚書卹典咸備祠額昭忠特擢銓父五典至兵部尚書經略以妄收降人輕信叛將致失遼陽恩卹中格久之乃予贈廕銓既與經略同殉而一時抗節者又有兩監軍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廷魁字汝謙大同人生而慧絕博極羣書成進士爲

涇縣令發奸摘伏老吏袖手與邑中大僚忤調寧晉
入爲刑曹出守歸德兩調衛輝河南以福藩就封衛
輝爲孔道而朱邸建河南府中涓宿衛瓜距新脫非
賢守不能彈壓也轉副使備兵遼陽遼事亟拜命之
日盡室而行時長星竟天日光如炬廷魁素習象緯
之學履任卽申請防遼云變徵天象有兆必先今以
三月缺糧之兵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柴
糧料之支持幾賣絲而糶穀牛車之搜索直竭澤而
焚林萬一變生不測是內與外皆危機也察形審勢

關係匪輕乞申飭城守嚴加戒備經略漫不省又與
爭納降事亦終不悟瀋陽陷同事者咸遣其孥廷魁
曰吾不敢爲民望聞濟河之報請於經略乘半渡急
擊勿聽薄城未合請盡銳出戰又勿聽城陷從容歸
署懷印綬自投於井二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
俱死贈大理卿諡忠愍廕子賜祭葬

儒秀字倣初陝州人。生時母夢神人抱持以授。幼卽
峻整如成人。成進士爲掖縣令。掖劇邑也。又多豪猾。
素難治。儒秀鋤擊不避嫌怨。數月令行禁止。再令絳

令翼令文安皆與邑中要人忤屢中考功法而強項
猶昔公餘究心竒門遁甲之學由戶曹陞僉事備兵
開原辭墓而行曰觀天象遼禍未弭經撫在上非監
司所得專惟以身殉耳納降議起力諫不聽叛帥有
異圖覺之陰縻其妻子爲質經略常憂兵馬甲仗無
足恃對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遼圍急分守東城矢
集如雨不少却頃之經略所統精兵先潰降人競起
城開有欲挽之潰圍出者正色却之慟哭戎服手刃
叛將妻子步至都司廳事自縊贈大理卿膺卹典與

何廷魁並祀昭忠武臣尤世功等餉臣陳輔堯段展
等土官秦邦屏並得卹典從祀輔堯揚州舉人由縣
令歷知膠州性廉介有餽以山繭紬者却之不得懸
之庫中後陞永平同知展涇陽舉人由縣令歷自在
州輔堯轉餉出關與展同駐瀋陽天啓元年日暈異
常展移牒經略言天象示警宜預飭邊防踰月而瀋
陽陷展死之輔堯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
之去輔堯曰孰非封疆臣子何敢逃死望闕再拜自
劉忠烈家在沁水東北名竇莊父五典所築以防亂

者後流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之忠烈子道濬道澤
皆官京師衆將棄去忠烈夫人霍氏曰避賊而出家
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
躬率僮僕固守殺賊甚衆賊不能克四日而退冀北
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

盧宜曰張公之易名副其實矣惜爲經略所悞徒
以死爲報稱耳崔公當城破時猶手刃叛將妻子
強項之槩今猶想見之若張夫人智勇兼備使爲
男子以紓國難雖烈丈夫何以加焉熊經略察及
小兒精神大於身矣西市之死天耶人耶

高忠節公傳

附羅叅將一貴義僕高永武弁盧科遊擊張世顯

大兵徇沙嶺廣寧望風先潰死疆事者文武各得一

人文臣則叅政高邦佐也邦佐字以道襄陵人以進

士由壽光知縣入爲戶部郎出守永平稅監高淮橫

甚獨裁抑之屹不爲動歷陞大叅分巡廣寧當是時

遼瀋初陷人情崩駭所恃惟經撫而戰守各執一見

經則剛復護前其筆鋒舌刃所向辟易人咸怨而忌

之撫則敢爲大言自謂布聯絡法得六萬軍即可蕩

平遼陽而內寔恇怯無膽略本兵積與經忤中朝士

大夫多袒撫而抑經紛紛聚訟皆成築舍反置疆事於度外識者已知廣寧之陷可翹足待矣邦佐欲調劑經撫而勢不能因病告休已得請天啓二年正月二十日

大兵渡三岔河撫臣聞報股慄愴惶走間陽邦佐策騎疾趨右屯謁廷弼曰城中雖亂亟提兵入斬一二

人則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孤城尚可守也廷弼不納邦佐仰天長歎曰經撫俱逃大事去矣松山吾分守地當死此人多勸邦佐馳入關謂身已

請告在事外可無死邦佐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楊淑人訣親揮硃批令家僕持信入關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八旬之母泣別出山抵任來胼胝劬飲食俱廢意圖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任家僮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呼僕高永高厚語曰我受國恩誓以死報好收吾骨歸見吾母汝輩各自逃

生母相累也沐浴冠帶以印綬自縊於松山官舍永
謂厚曰吾不忍吾主獨逝無給使令於地下者遂抱
邦佐屍哀號仰就其綬跪而自縊勢且迫經略命舉
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而經撫遂相繼入關高厚年
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邦佐德棄家護厚到京事聞
贈大理卿諡忠節義僕高永優恤都中勅建山右三
忠祠祀邦佐與張銓何廷魁而武臣一人則叅將羅
一貴也初一貴受知於巡按御史方震孺從戎伍拔
置叅將守西平堡

大兵渡河攻之堅守一日夜復佈十面雲梯盡力環
攻一貴隨方應之竟不能下有降將知守者爲一貴
遣使招之一貴在城上厲聲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
漢肯降人乎亦豎招降旗火藥盡乃自刎後贈都督
同知外有分守遼海道顧願值寧海之變力屈自縊
後贈太僕卿世廕本衛副千戶又有遊擊張世顯則
死於戚家堡者也世顯大同衛人倜儻有大志不修
小節幼孤業儒爲同儕所輕不勝憤激遂棄去究心
左氏及孫吳兵法中武進士授烏龍關守備有威名

天啓元年陞遼東戚家堡遊擊明年正月
大兵渡河世顯提兵逆戰出入於陣者凡三所向皆
靡繼而湧至他部皆走家丁控馬請暫避之世顯喝
曰有軍法在誰敢退者血戰重圍刀削頭顱之半死
於陣其文臣與邦佐共事而逃者一時蓋有五監軍
而邦佐獨死

陳濟生曰天啓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死者經
略一人巡按御史一人臬副僉各一人而武臣餉
臣與土官之死亦十餘人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廣
寧潰經撫相隨入關卒伏國法其死者惟叅政高
公一人武臣則一叅將而已國土日蹙而人材愈
下論其世者不亦悲夫

鄒漪曰人以公投屍烈焰不得歸葬為恨者是大
不然首鼠乞命生而若死雉經溝瀆死而徒死乘
箕化碧死而不死何必牛眠馬鬣若封若堂之為
表樹耶
趙吉士曰公已得請又有八十四歲之老母在堂
而膝下尚無子嗣他人處此皆依回不能引決者
也公乃視死如歸以忠成孝非烈丈夫其孰能之

張烈愍公傳

附教諭劉希文
淑安淑慶

僕顧美嚴榮
張夫人錢氏女
劉夫

人白
氏

四川苗奢崇明反。與其難者。則有與文令張振德云。

振德字季脩崑山人。幼負至性。長為諸生。授徒糊口。

十年一破繒針紉之痕。紛如禩綉。恬如也。以選貢授。

與文令縣故九絲蠻地。萬曆初設縣治。密邇土司奢。

崇明窟穴。崇明拐竊漢丁積以千計。前令置不問。振。

德至流配窩拐奸僧。以清禍源。招回縣民被拐者三。

百餘人。崇明以金遺振德。嚴拒之。執法不少貸。天啓。

元年八月崇明以朝廷徵兵援遼而叛振德方供事
蜀闈九月十六日夜半還縣十七日土把樊龍等反
於重慶人情洶洶與文居民不滿百家土牆不踰數
尺典史劉承澤問將若何荅曰督率吏民乘城死守
事不可爲吾行吾志而已時又兼署長寧篆二十一
日長寧簿以騎來迎振德不可請迎錢孺人與眷屬
避之振德曰兩邑皆吾守也避將何爲復不可抵暮
持兩印巡城意氣自如晨興檢匣中得白金一兩有
竒付其次子緄曰吾爲邊令五年上不得罪於朝廷

下不得罪於百姓今欲守而無可守之民欲戰而無
可戰之兵惟有手兩印以身殉國而已汝若得全勉
力爲善以畢吾未竟之志他無所囑書竟左右皆失
聲振德言笑自如自是出入皆吉服刻刻辦一死矣
二十三日賊薄城振德手劍跨馬率弓快數十人戰
不敵賊衆擁入巷戰死傷幾盡疾馳入署左手持兩
印右手握匕首正色危坐堂上夫人以下人持一利
刃環坐後堂積薪堂側賊不敢犯日暮賊縱火焚民
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向闕叩頭舉火遂同夫人

錢氏女淑安淑慶俱自刎投火中。僕婦蘇氏沈氏長幼同焚者共十一人。家人顧美嚴榮先以巷戰死。明日賊首至火所於烟焰中見振德鬚髯怒張面色如生。兩印在手堅不可取。皆口呼忠臣忠臣羅拜而去。事聞贈卹咸備諡烈愍制詞有曰。生吾所欲矧一十餘口赴義如歸國猶有人蓋二百年來養士之報致祭歲時立睢陽之廟。世官環衛字羽林之孤。讀者哀之。錢孺人故德化知縣春沂女家海上年十三歲聞有倭寇從母登樓約曰寇至則自投樓下孺人敬諾。

刺繡自如其堅定如此。振德殉難後又有教諭劉希文華容人貢生署篆甫半載賊復至誓死不去妻白氏亦慷慨有丈夫氣從容語劉曰君爲國死妾安得不爲君死。乃盡遣其家衆夫婦同罵賊不屈死而振德之婿顧推官咸正後二十餘年亦死義於南京。

趙吉士曰公旣闔門殉節而復有劉華容夫婦視死如歸荒徼外吏先後同心豈非明禮義識廉耻所趨者一歟若顧公者則又聞公之風而起者矣。

貴撫王公傳

附副將秦民屏同知梁思泰等

貴州苗叛。新撫王三善提兵解貴陽圍。復勦苗深入。為降苗陳其愚所殺。三善字彭伯河南永城人。由進士初授荊州節推。以高第入為吏部郎。風采炳然。歷太常少卿。天啓辛酉。貴苗安邦彥叛。聚眾圍省城。安氏世襲宣慰使。雄長水西。役屬諸苗。凡土目土把見安氏必披氊膝行。長跪白事。傳至安位。童而慙。諸務皆決於安。邦彥邦彥性鷙鷙。素負不臣心。結婚奢氏。遙為聲援。及奢崇明以徵其兵。援遼不樂行。而叛邦

彥見西北多事有輕中國心且與崇明姻婭爲唇齒
內不自安壬戌之春亦舉兵反圍貴陽城貴陽名爲
省會而城中山多烟戶少民貧儲蓄素匱一旦變起
倉卒人心皇皇無固志圍且十月外救不前糧盡掘
草根煮鼓甲爲食舊撫李樾與巡按史永安誓以死
守與僚屬將領盟永安作飲血歌見志城且旦夕下
三善新受命爲貴撫屬以楚蜀兵星馳援黔迄冬十
一月兵不盡集三善召諸將語曰貴陽待救如頭燃
會不能須臾待吾輩失黔則死法進黔則死敵奈何

不以忠義自奮於是分三路兼程而前而自○從○中○路○
當賊鋒十二月初二日進母猪洞三日次新安是夜
訛言賊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叱曰退則齏粉耳
吾以死捍之堅壁不動卒亦無賊四日命劉超爲先
鋒抵龍頭營三善身尾其後相去不二里聞礮聲衆
股慄三善曰前驅遇賊我當爲後勁以張其翼策馬
而出未一里捷音至初超兵遇賊而却超下馬斬二
人以徇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最驍勇超與步兵
張良俊直前馘其首賊遂披靡三善兵適至勢益振

奪龍里城時貴陽之圍飛走俱絕邦彥度外援難遽
至城中食盡勢且自潰去貴陽十里有關名油榨險
絕懸天半三善已奪龍里與貴陽相去僅四十里寂
無知者第見諸苗紛紛解圍去城上人竊疑之須臾
五騎奮策疾馳抵北門城下大呼曰新撫院領救兵
已大破賊越龍里而來矣城上聞之歡聲雷動及三
善抵貴陽迎之入城不可曰賊去未遠軍心未定吾
大帥也豈敢卽安壁於門外設帳大雪中賊遠遁陸
廣河外三善疏元兇未擒當用勦爲撫而總督一意

主撫議不合遂決意自將渡烏江次黑石屢破賊兵
進向漆山三善每戰必朱衣峩冠示士卒必死軍心
益奮顧左山頗峻麾軍據其巔賊下柵來爭定番州
卒龔鼎發勁弩仆一賊目陣動揮長刀直前死士十
餘繼之兩軍堵牆而進賊大敗焚其營屢戰斬馘無
算賊不復能軍我軍安行渡渾河直抵大方大方險
遠阻絕爲安氏千年窟穴前此漢兵未有至者諸苗
膽落三善駐宣慰宅遣人誘安位出降欲執之以購
邦彥而安位終不出邦彥畏三善兵鋒亦不敢出戰

乃密遣陳其愚詐降莫乘間殺三善三善信之不爲
備駐兵既久糧不繼乃焚宣慰宅還貴州陳其愚隨
行忽傳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之
墮地三善大呼罵賊伏發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
死之同知梁思泰等從死者四十餘人總督回籍聽
勘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其愚轡分之三善贈卹有
加○自○三○善○解○重○圍○抵○大○方○焚○宣○慰○宅○大○創○諸○苗○後○川
撫○朱○燮○元○改○撫○貴○州○節○制○五○省○陣○斬○邦○彥○安○氏○終○不
復○振○而○奢○崇○明○父○子○亦○竟○伏○誅○

明名臣言行錄曰或咎公貪功失律者乃其焚賊
巢解黔圍功在西南終不可泯至以袁經略並論
尤爲不倫夫身失遼而甘同其亡與身復黔而獨
蒙其禍天下後世必有能辯之者
盧宜曰宜歷龍里抵貴陽遇一老人言公果於任
事義不返顧得邸報亦置而不發恐朝議紛紜徒
亂人意也終以不合於制府糧匱援絕兵敗身殞
然則公之死非死於降苗直制府死之耳此妨賢
病國之臣所以貽禍甚烈也

總督朱公傳

王撫旣陷大方之難。而定蜀以定黔者。蓋有朱總督
燮元。燮元號恒岳。浙江山陰人。魁岸竒偉。望若天神。
善飲啖。每食常兼十數人爲諸生。應省試。渡江携酒
五斗。行輿者嫌其重。立飲至盡。神色自若。登輿竟去。
觀者駭異。中萬曆壬辰進士。積官至四川右藩。蘭州
奢崇明者。以宣撫司世守其土。天啓元年。奉調征遼。
崇明有子寅。性皆悍桀。不循漢法。漢有司亦寬其術。
轡羈縻之。莫倖無事。崇明益輕漢人。儒柔妄意天下。

騷動希割據兩川甫出兵乘釁殺巡撫監司據重慶
反省中大僚惟燮元在亦以入覲就道矣蜀王率士
民遮道乞留燮元慨然以討賊自任治兵繕守二十
餘日而崇明薄成都燮元內誅奸細外用間謀乘賊
懈遣死士斫其營賊鋒稍戢二年正月數千賊自林
中大噪而出遠望有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仗劍上載
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
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穉婦女皆哭燮
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

桿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桿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苗
車不得近城又募敢死士以大砲擊其牛一牛中砲
而仆則旁兩牛牽掣不得行中者漸多牛益擾亂所
載數百人弩矢無所施死士乘勢奮擊城頭老幼敲
銅器呼噪以助其聲賊遂大敗有裨將劉養鯤與賊
將羅乾象善導之來歸燮元方臥戍樓呼與飲乾象
裹甲佩刀燮元不之疑卽令臥帳前酣寢達旦乾象
感激誓以死報縋而出火賊營火四面起崇明父子
倉徨脫身走成都圍凡百二日而解擢僉都巡撫四

川專委討賊定敘州復重慶賊乃退加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三年七月入蘭州清其巢穴拓地千餘里先是蘭賊誑諸苗謂已得成都諸苗轉相煽惑水西安邦彥挾其侄宣慰使安位同反黔撫王三善爲賊所刺朝議晉變元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改撫貴州兼制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變元先授計降苗斬奢寅首來獻變元謂崇明新敗膽落餘黨不足慮遂專意討水西將進兵而以丁艱去閱二載黔地未靖崇禎二年仍特旨起撫貴州總督如故於是選將練兵

合滇黔蜀三省進勦陣斬安邦彥并誅奢崇明安位懼而納款要以四事一貶爵一削水西六目之地一獻殺王巡撫者一開畢節等驛路位弭首聽命乃爲奏請詔許之復移師誅五洞苗剪水西之羽翼黔中遂定自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鎮四衛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通商旅成就疆索矣方蘭州初定諸將欲郡縣其地變元不可惟以外四里歸永寧衛而以内之磽瘠者分給降苗使各守其土因疏言制苗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已

悉入版圖沿河要害復築城堡近控苗地外連滇蜀如指臂相使諸苗必不敢復起爲亂而諸將新經百戰皆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宜卽新疆授之使知所勸從之未幾安位死無嗣朝議又欲郡縣之變元終不可疏言水西有宣慰公土有各目私土公土宜歸朝廷私土宜俾世守乃召將吏集議以爲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於控馭各欲保土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黔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

官司者十有七二三十年未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力小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俾其世守仍革除苛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咸報可敘功加官保廕錦衣二人戊寅卒於官天子震悼祭葬優卹蓋黔蜀之亂終變元任內歷十餘年乃定

趙吉士曰公分裂土司私土俾世守其職遵奉聲教蓋以苗治苗不可謂非計之得也迨

國朝定鼎蘭州旣就戎索又取水西之地立爲威寧一府大定等三州改諸衛爲縣所存土司皆削弱不振奉冠帶祠春秋之恐後矣蓋因時制宜自是川黔之苗患始杜若公之功在西南者偉矣

續通志

卷之

三



